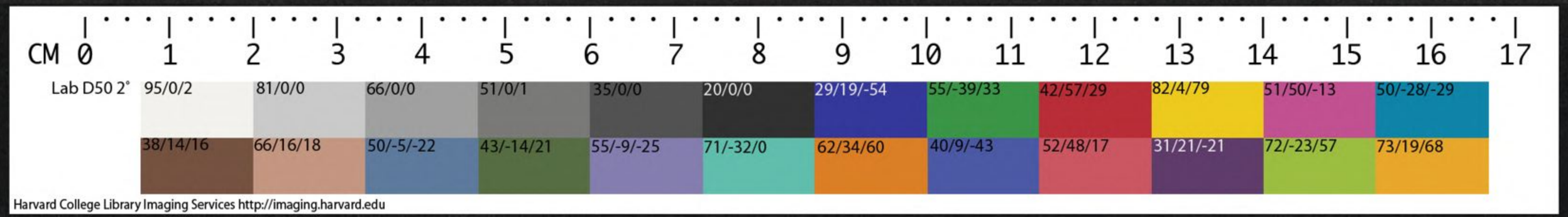
T3516/7828(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卷十三漢書一本紀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卷十四漢書二表
異姓諸侯王　諸侯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記

高惠文功臣
外戚恩澤侯
卷十五漢書二志
律曆
刑法
卷十六漢書四志
食貨
郊祀
卷十七漢書五志
禮樂
卷十八漢書六志
天文
地理
溝洫
藝文
卷十九漢書七列傳
張耳子敖 陳餘
韓信
彭越
英布 黥布
吳王濞
卷二十漢書八列傳
楚元王 辟彊 德 向 歆
樂布
季布
齊悼惠王章
田叔 子仁 任安

卷二十一漢書九列傳

蕭何　曹參
張良四皓　陳平
王陵　周勃亞夫
周昌　申屠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劉敬
叔孫通　淮南王伍被
劒通　江充

卷二十二漢書十列傳

息夫躬　石奮
梁孝王　賈誼
爰盎　鼂錯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賈山　鄒陽
枚乘皐　路溫舒
卷二十四漢書十二列傳
竇嬰田蚡灌夫　韓安國

景帝諸王　河間王
李廣　陵
衛青
卷二十五漢書十三列傳
董仲舒
公孫弘
兒寬
杜周　延年　欽　谷永
卷二十六漢書十四列傳
張湯
中山王
蘇武
霍去病
司馬相如
卜式
張湯　安世
李廣利

武帝子孫　太子據
司馬遷
昌邑王賀
朱買臣
主父偃
終軍
賈捐之
卷二十七漢書十五列傳
東方朔　郭舍人
楊敞　惲
胡建
嚴助
吾丘壽王
徐樂
王褒
車千秋　王訢
楊王孫
朱雲

梅福　霍光

金日磾

卷二十八漢書十六列傳

趙充國　鄭吉

陳湯　段會宗

雋不疑　疏廣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王吉駿崇

貢禹　龔勝龔舍

[illegible]宣紀逡等嚴遵　鄭樸

卷二十九漢書十七列傳

韋賢玄成　魏相

丙吉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卷三十漢書十八列傳

蓋寬饒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蕭望之　馮奉世 野王 參 逡 媛 立

卷三十一漢書十九列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卷三十二漢書二十列傳

翟方進 義　何武

王嘉　師丹

揚雄　儒林 田何等 易

伏生等 書　申公等 詩

高堂生等 禮　胡毋生等 春秋

卷三十三漢書二十一列傳

循吏 文翁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温舒　尹齊

楊僕
田延年
尹賞
劇孟
萬章
卷三十四漢書二十二列傳
佞幸　鄧通
董賢
卷三十五漢書二十三列傳
南越
咸宜
嚴延年
游俠　朱家
郭解
陳遵
石顯
匈奴
西域

外戚　高祖呂皇后
孝文竇皇后
孝武李夫人　尹婕妤　邢夫人
悼皇考王后
孝元王皇后
趙皇后　昭儀
薄太后
孝景王皇后
趙太后
孝宣許皇后　霍皇后　王皇后
孝成班婕妤
孝平王皇后
卷三十六漢書二十四列傳
王莽
史緯漢書目錄終

漢高祖以至武帝太初司馬遷首其事理應入史記但漢書若始于太初則漢之爲書無原委且傳序有

史緯卷十三

漢書一

漢扶風班　固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紀

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有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

合一代爲論誤者又難以分析故自黃帝至秦入史記高祖以後入漢書司馬遷自序曰上記軒轅下至太初漢書武帝以前實史記創始之功也

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留高祖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夜止飲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妙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自愛臣

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何所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心喜自負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涉自立爲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

龍門不勝龍也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將背之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廷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年項梁軍薛沛公往見之與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勢願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因張良遂略韓地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

嶢關在武關西

圍宛城三市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過無得鹵掠秦民喜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八月沛公攻武關破之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子嬰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用張良計使酈食其說秦將啗以利秦軍懈因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又戰其北遂破之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伏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于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張良良與見沛公沛公因伯謝羽鴻門羽乃解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章邯司馬欣董翳王諸侯各就國四月漢王之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丁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說王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遂聽信策還定三秦都櫟陽立漢社稷二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縞素以告諸侯漢王曰善于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四月項羽北擊齊田榮榮走死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戰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

漢王之國
年不取
太公呂后
爲羽所
亦大失
豈眞爲
下不顧
家與

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羽必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布果畔楚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八月漢王遣韓信擊魏大破之虜魏王豹遂定魏地三年冬十月漢王遣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黥布攻楚楚擊之布戰不勝與隨何歸漢夏四月項羽數

侵奪漢甬道遂圍漢王於滎陽漢王用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子女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擊破楚軍燕郭西遂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四年羽使曹咎守成皐自引兵東擊

十罪明悉如此乃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何也

彭越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羽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罪二也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毋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強殺秦降王于嬰罪五也許坑秦子弟二十萬于新安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罪八也使人陰

漢王入彭城彭越反楚地而蕭何在關中轉漕益軍羽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已失天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除殘暴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舉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罵四月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將兵居梁地田橫從之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已破齊又進兵擊楚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下大勢矣

信越要君帝之忌從茲起矣

今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信越不至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于是漢王發使使韓

[illegible]彭越[illegible]孔費二將名何不見于史

信彭越皆引兵來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淮陰侯將三十萬當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祖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楚軍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諸侯及將相共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之空言虛名非所守也羣臣固請二月甲午即皇帝位都洛陽置酒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

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齊人婁敬說上都關中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六月大赦天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虜荼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赦以爲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因封子肥爲齊王詔曰人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大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

太上皇七年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往擊之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而後罷去九年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上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下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葬萬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自往擊之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

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正月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于是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使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

漢治雜伯因不諱

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羣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復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

陛下哀憐之上乃并復豐比沛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
孔子十一月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
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慧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
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壽五十三起兵五年即位七年后
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
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
商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
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羣
長陵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
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
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崩五月丙寅即皇帝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以沛宮爲高祖原廟
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爲吹樂後有缺補之詔曰吏所以治民
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

元娶後冠失禮甚矣

以上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三年春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十人城長安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二月皇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秋八月戊寅帝崩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葬安陵

孝文皇帝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邸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噉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漢十則靈
秦十則不
靈

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十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十人曰所爲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四月己酉入代邸羣臣上議曰子弘等皆非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牢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赦天下元年冬十月謁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益封賜金有差呂氏所奪齊楚故地復與之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人下也子啓最長敦厚慈仁

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二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哉其議所以賑貸之六月封宋昌爲壯武侯從上自代來者六人皆官九卿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益封邑二年丞相陳平卒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諸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朕既不能遠德懋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餘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因各救以職任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王詔曰前趙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得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九月率羣臣勸農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五月匈奴入北地河南爲寇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幸太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

[illegible]是眞[illegible]農詔亦[illegible]然有周頌臣工之意

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走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祀官祝釐皆歸福于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春黃龍見

改元之始

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

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二年夏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四年夏免官奴婢爲庶人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

三日釋服疎遠也
踐跣也紅功也
三十六日釋服親近

免爲車騎將軍以備胡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壽四十六遺
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何必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
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
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
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以
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
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
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諫說雖切
常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

孝景皇帝諱啓文帝太子也六月丁未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元年冬十月詔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二年四月太皇太后崩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上爲誅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遣袁盎諭告不止乃命太尉周亞夫擊之斬吳王濞于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等皆自殺四年立皇子榮爲太子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七年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爲太子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有罪者不伏辜奸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疑獄雖文致于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秋七月條侯周

言有罪
刑也

亞夫下獄死二年春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illegible]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

[illegible]得可憐

上乃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三年春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甲子帝崩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塟陽陵贊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太子也正月甲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

建號之始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五月太皇太后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女子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

陳氏立亦不見史

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等爲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口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五年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六年初筭商車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予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傑講

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

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春三月立皇后衛氏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漢陽雁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蔵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六月皇太后崩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置博士弟子員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夏四月赦天下立皇太子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惝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于邪說此朕之不德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二年冬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雁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

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初等贖錢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朔元年夏五月得朔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相梁臺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地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循行諭告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戶者具舉以聞四年冬幸汾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壖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土夏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崆峒西臨祖厲河而還十一月朔旦冬至郊泰時于甘泉朝日夕月夏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數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圍枹罕六年冬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

爲征西羌平之南越破得呂嘉首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馳義侯遣兵未及下
便令征西南夷平之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
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
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
令居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
郡徙民以實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
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
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
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
爲匈奴竊喜焉還祠黃帝於橋山乃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
詔以東越險阻反覆盡遷其民於江淮間春行幸緱氏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聞呼萬歲者三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
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自泰山復東巡
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
遂至東萊夏還祀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
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六
月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反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

年租賦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春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

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勳徐自爲
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
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
壞諸亭障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天漢元年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二
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
賢王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敖出西河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
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泰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
指使者暴勝之 寺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剌史郡守以下皆
伏誅三年春初榷酒酤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
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雁
門四年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
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大始三年春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朱雁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賜行
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
孝景皇帝於明堂夏幸不其祀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漢武巡行征伐祠祀土木可謂盛矣而皇后太子自殺公主坐死不知亦有勾樂

者作交門之歌五月還征和二年春丞相公孫賀下獄死閏月諸邑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皇后自殺太子亡自殺於湖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上既悔征伐搜粟都尉桑弘羊奏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築亭障以威西國上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多至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畱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大卜龜蓍皆以爲吉卦諸將貳師最吉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矦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㷀火乏食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母乏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矦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夏六月還後元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前殿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茂陵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illegible]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illegible]學修郊祀改正朔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illegible]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昭皇帝諱弗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立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金日磾卒二年春正月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長樂爲光祿大夫劉辟彊守長樂衛尉遣使者賑貸貧民八月詔母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春立皇后上官氏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左將軍桀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諸光者上輒

卽此一端見光之無異心矣

怒泗水戴王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言上聞之立煖爲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謀反伏誅上使使者賜燕王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携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

絳灌等先地也無書自好

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帝之廟乎且得書即以綬自絞二年夏四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衆當賦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見於高廟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壽二十二在位十三年葬平陵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逆亂

鄂主蓋侯

王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世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寔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

顏[illegible]劉季所謂高帝子孫皆龍[illegible]也

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于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尙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昭帝崩昌邑王以淫亂廢七月大將軍霍光奏皇太后武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遣宗正德奉迎庚申曾孫卽皇帝位謁高廟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正月癸亥

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將軍霍光薨上始親政事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尙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尙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立皇太子四年春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二月立皇后王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務平法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三年春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四年春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比年豐穀石五錢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

明于仁恩而不絕

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西
羌反後將軍趙充國言屯田之計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匈奴
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潁川太守黃
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鳳二
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邪累單于帥衆五萬餘人來降封爲列
侯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
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

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
邪單于稽侯狦來朝二月單于罷歸遣高昌侯忠將萬六千
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
遠遁匈奴遂定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
等平奏其事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易尚書春秋博士黃龍元
年冬十二月甲戌帝崩壽四十二在位二十五年葬杜陵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
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
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議

辭語而誅嘗侍燕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肖吾子也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太子起于徵細上少依許氏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母故終不忍也宣帝崩十二月癸巳太子卽皇帝位初元元年春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

之令自殺三年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六月詔曰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之作衛于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初陵勿置縣邑建昭二年閏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竟寧元年春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壬辰帝崩壽四十二在位十六年葬渭陵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自度曲被歌聲分刋節度窮極幼眇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遮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春二月封舅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四月黃霧四塞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四年夏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命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

來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丞相御史其舉可充博士者鴻嘉元年春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飛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鴝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雎雎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告曉人具備

史失其姓

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毋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左右阿諛如此者甚衆不待臣音復讕而足公卿保位自守莫有正言恐陛下覺悟禍且至身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駕車日出泆行流聞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三

欲封三恪則殷商之嫡嗣在宋欲崇聖道則夫子之子孫有孔

年冬十一月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夏四月封婕伃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封舅曼子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自稱將軍徒李譚等格殺並等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盜庫兵自稱將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斬令等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公及周承休公地各百里二年春三月丙戌帝崩壽四十六在位二十六年葬延陵贊曰臣之姑充

今以孔紹湯在繼殷之意不專于尊聖之典亦吝非其正也

後宮爲婕伃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之孫定陶恭王之子也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于前後飽起

祖母隨朝行賂在何法令

下韈繫解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成帝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爲後之誼太子欲謝少傅閻崇以爲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議不得相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少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得至太子家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建平二年詔曰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廟於京師四年二月封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列侯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以董賢爲大司馬六月戊午帝崩壽二十六在位六年葬義陵贊曰帝睹孝成之世權

柄外移屢誅大臣欲强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佞憎疾忠直是無異乎却步而求逮前人也

平帝衎元帝之孫中山孝王之子也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罷大司馬賢自殺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遣使持節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元始元年羣臣奏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四年二月立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加安漢公號曰宰衡五年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惟宗室子皆高皇帝子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

置糾出于莽亦非美意語邦說得好生而娶死而冠失禮可嘆

之咎也其爲宗室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十二月丙午帝崩在位五年有司議曰禮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太皇太后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于言語故不及有遺詔西漢二百一十一年

中毒故

史緯卷十四

漢書二

表

異姓諸侯王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禹商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莊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

刃箝語焚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于五伯閭閻偪于戎狄嚮應瘠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楚項羽分爲衡山吳芮臨江共敖九江英布趙常山張耳分爲代趙歇齊臨淄田都分爲濟北田安膠東田市雍章邯塞司馬欣翟董翳燕臧荼分爲遼東韓廣魏魏豹分爲殷司馬卬韓韓成分爲河南申陽諸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本太史公更加工緻

諸侯王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奏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阨嘔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

燕王建代王恒齊王肥趙王如意淮南王長俱高帝子梁王武文帝子楚王交高帝弟荆王賈高帝從弟

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徂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跡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

以爲吳封[illegible]沙王[illegible]帝子[illegible]吳同一國故曰九

齊城陽濟北濟南淄

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雖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已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祈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

川膠東膠西趙平原真定中山鉅鹿河間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衡山廬江

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于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本史記漢興諸侯年表而更暢之有此原文可刪使人愛而恨之

高惠文功臣

自古帝皇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

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乞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審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郵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民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

史遷云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歸過于下動罔引經業之說

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飭謹也愛敬飭盡命賜崇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于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祠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朝廷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

德掩息邊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倬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倏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掇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龍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

人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由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是以別而序之

史緯卷十五

漢書三

志

律歷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効

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

三九廿七餘一者取大衍之一下用也

內卦三爻重之則六言陽則陰在其中矣

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

有司存者亦得意可也

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

解脫也谷溝節也一作谷名生治也一作自然

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長三寸九分）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寫鳳之鳴其雄鳴爲六（比合也）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上下相生○也）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曰合少）

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幸）絜（必也）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

以九爲究
[illegible]此以義
[illegible]也以六
[illegible]六合此

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于亥在十月三統者天始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

以數用也
[illegible]之類
本免支離
附會

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謂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

得三是七
十五加六
是八十一

丗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徵不復與宅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宅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徵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之統千五百二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于二終十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八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傀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于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于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紐牙于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畱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

茆叢生也

為一寸謂得九寸也一者張法之辭

從子至未得八下生林鐘從未至寅得八

陳揆于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始終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于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穀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益一上生太族參分損一下生南呂參分益一上生姑洗參三損一下生應鐘參分益一上生蕤賓參分損一下生大呂參分益一上生夷則參分損一下生夾鐘參分益一上生亡射參分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忖除也

如云黃鐘一律之寸

上生太族
上下相生
皆以八爲
率伍耦也
八八爲耦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法方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徵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蔑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蔑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籥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以井水準其概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癭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籥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籥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徵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籥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籥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

封萬一千
五百二十
銖

黃鐘龠銖兩斤鈞石并十二律爲十八變

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

忖度也

錘形如環、骭爲肉

孔、爲好

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

立二分、至爲八節

六甲也四

雜禮記作

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于下於是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是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鞻也物鞻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

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

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衡量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銅之名合于同

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職咸熙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後世西洋之歷或本此與

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洪範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illegible]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丞相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爲微近然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

譬相當也分作也黃帝作歷而後始無窮已也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寬與博士（史失姓）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乃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譬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

閼逢甲也攝提格寅也復得甲寅亦是天運當然

百七十一分即亥數一十七萬零也

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廼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以造漢太初歷、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候官號）及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

大衍曆所以本易

月其月之
氣也

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於是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尤疎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大史丞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言歷者天地之大紀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乃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

歷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濶壽王歷廼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竟下吏故歷本之驗在于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

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螢蟲之不伏

當以閏盡歲爲蔀首商餘一歲豈可爲蔀首

也白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王者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

（七千餘）　（謂三統之微氣）　（即一七萬）

春秋歲中之二也

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

[illegible]一行[illegible]易作[illegible]而漢書[illegible]有其義[illegible]附會者[illegible]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體爲一其餘四十九所爲用也故蓍分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以一[illegible]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

附會

歲有餘氣七

分滿十九則爲閏

天九地十

若干歲則[illegible]尼陰九[illegible]年之[illegible]七如

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

七年之旱[illegible]入百六[illegible]尼者前元之餘氣也

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

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生成而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子、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徵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徵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徵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

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寔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盧舜治曰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即四分度之一也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二氣爲一月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也十二月有六小盡此朔虛也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置閏于其間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

禮樂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欲爲制婚姻之禮有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畔侵陵之漸起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王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廼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

英儁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爲諫大夫上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至成帝時劉向上言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夫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者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制則制筆則筆救時

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少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不備莫甚焉教化所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陌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積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請立辟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改

貢諛董仲舒工吉劉向欲制禮而卒不行

故漢以後遂不能復二代良可嘆也又曰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劉向以制禮樂于飛燕王鳳之時不通於平

定京師於土中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序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寂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之道寢以不章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悅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

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王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章程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以教國子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成流是以海內徧德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

降故詩曰鐘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爲設禁焉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后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餙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廢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閒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五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

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酣酒懽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

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時河間獻王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莫也）高稷立王公劉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暴等上書言之下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

樂施之于今亦止

如此所以難行

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今輩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徵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藩國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可罷樂府官其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非鄭衛之聲者條奏別屬他官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豪富吏民湛湎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阬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

刑法志首記兵刑制可曰兵刑志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悳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
甸甸方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
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
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
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
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
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
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
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
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

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霸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矜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乖著篇籍嘗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夫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于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臣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埶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畧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閎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稿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周道既衰穆王耽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鑊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寒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

蠱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嘿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議論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濶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干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其少女緹縈自傷廼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亡繇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

命名而成其罪也

滿二歲承上城旦舂言司寇刑至于他故減歲也

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卒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

完當作髡

耐即

可憐

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坐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逆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德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晉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

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
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
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
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
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父母妻子同產相坐所以累
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
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
民而導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
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
幸加大惠于天下使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

文帝此言大有清問哀矜之意

此高后之善事也

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
由是言之風俗易移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
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于末流
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
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
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
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
曰惷愚凡囚上罪梏拲而桎（拱同）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
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責得是

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
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
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
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
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三
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
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
鞫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
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
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
殺傷人宅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
殺人及犯殊死者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耄之
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
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于善
人不入于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
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

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子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

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于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韈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

審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終